

九阙梦华

步非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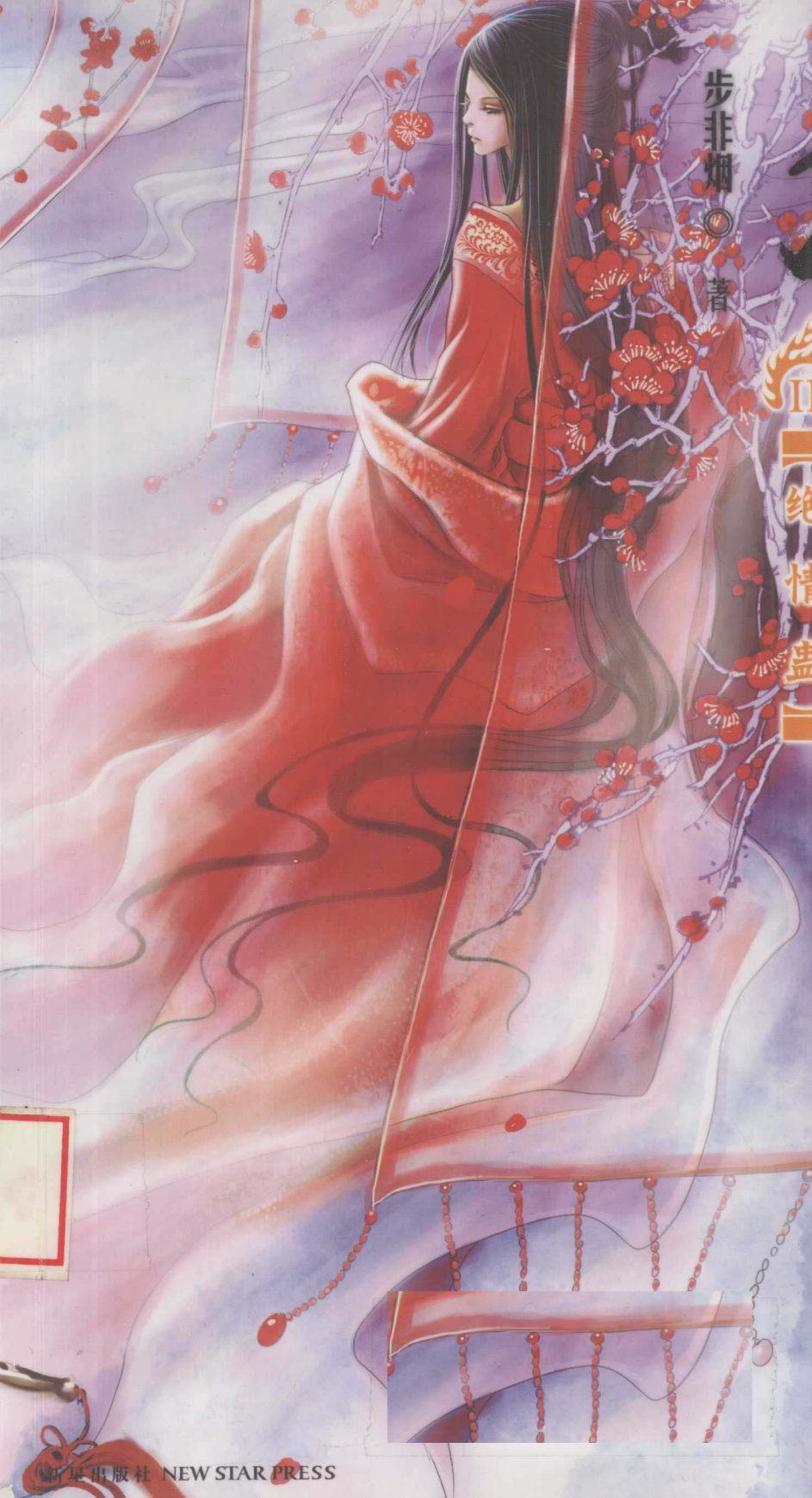
◎

著

II 绝情蛊

新武侠小说代表作家步非烟作品

《武林客栈》系列
《华音流韶》系列
《昆仑传说》系列
《九阙梦华》系列
《人间六道》系列
《天舞纪》系列



九 潮 梦 华



步非烟◎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阙梦华·绝情蛊 / 步非烟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0225-452-7

I. 九… II. 步…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8434 号

九阙梦华·绝情蛊

步非烟 著

责任编辑: 许 彬

封面设计: 金石堂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版 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452-7

定 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九阙梦华



II 绝情蛊 目录

前情介绍	001	第十一章 惊精神木	135
第一章 故地重游	003	第十二章 寂寞红云	145
第二章 魔剑天行	017	第十三章 绝壁疑踪	157
第三章 紫衣云裳	031	第十四章 情中之蛊	167
第四章 其人如玉	045	第十五章 缘重难破	181
第五章 哼哈二将	063	第十六章 思君忘归	193
第六章 九幽金蚕	075	第十七章 情即绝情	207
第七章 灼灼其华	087	第十八章 相忘江湖	221
第八章 谓我何求	101	第十九章 生死与共	233
第九章 星烈长空	113	第二十章 昆仑雪原	245
第十章 公子无咎	121	第二十一章 初破疑云	257
		第二十二章 云散九华	269

前情介绍

九华一派德望俱高，宗主九华老人更为武林中泰山北斗，万人景仰。

九华老人晚年得遇良缘，传帖天下，迎娶娇妻，武林各门派宗主皆西上九华山，为之贺礼。

辛铁石本是九华老人爱徒，武林中最有前途的后起之秀，他少年得志，结交遍天下，前途本是一片光明，此刻得知师父大喜，也特意赶回九华山。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师娘竟然是自己青梅竹马的情人——若华。

辛铁石极为痛心，想要夺回情人，远走高飞，却与九华老人情同父子，不忍做出让师父痛心之事，只得在师父大喜之日借酒消愁。

当他酒醒之时，却骇然发现已成为师娘的若华惨死自己剑下。血流如海，铁证如山。辛铁石百口莫辩，九华老人亲自清理门户，却被处于癫狂状态的辛铁石重伤。

众目睽睽之下，武林中最有前途的少年，一夜之间化为杀师母，伤恩师，勾结魔教，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魔，人人得而诛之。

昔日好友尽皆反目，唯有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江玉楼挺身而出，为之辩解。

然而，江玉楼却是魔教中人。

一时九华山头风云变幻，成为正邪两派火并之地。江玉楼为了助他杀

出重围，重伤濒死。而天下正道却彻底将辛铁石看作投靠魔教的叛徒，欲杀之而后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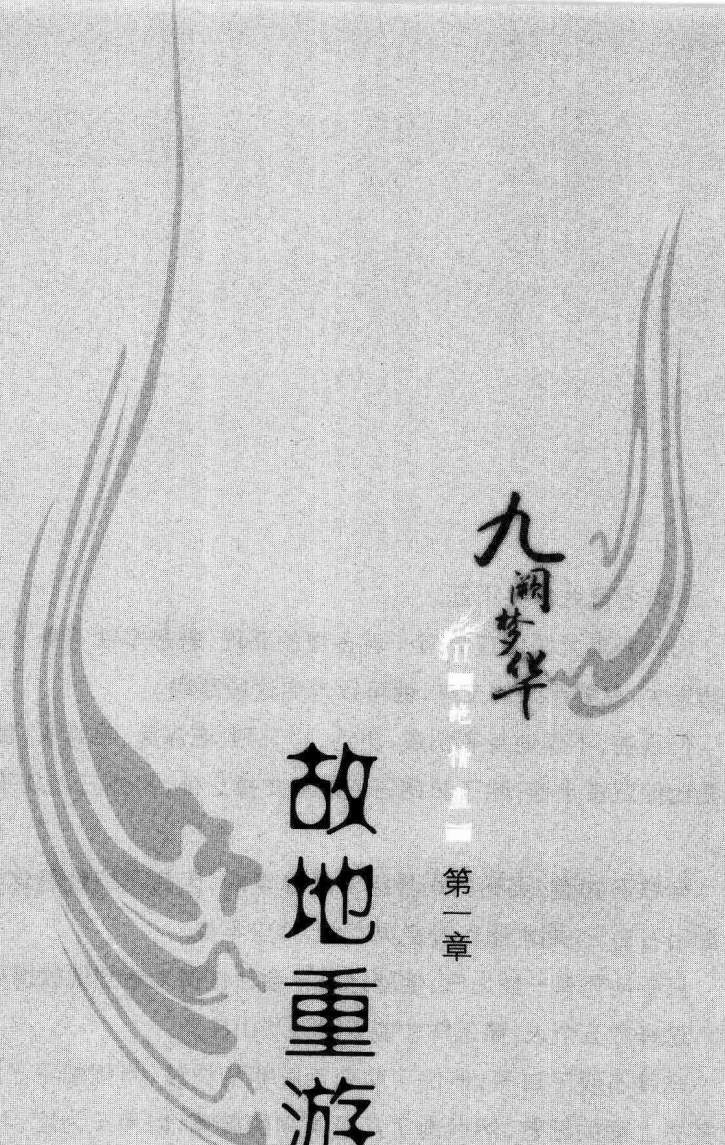
九华老人亲下天下英雄令，千里追杀，誓将辛铁石斩于剑下。

辛铁石面对昔日恩师、情人，今日好友，无以抉择。

是接受这份命运，还是抗争？他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还自己的清白。但随即他发现，可怕的阴谋向他逼了过来，无论他做什么事，都会变得罪大恶极，危害武林。

他只有逃亡、逃亡、逃亡。

而一个巨大的，覆盖整个武林的阴谋，也渐渐展开了。



九
阙
梦
华

第一章

故地重游

天叶谷离九华并不远。

山谷距离九华山庄只有一百多里的路程，若是辛铁石身上并没有伤，武功未失，只要半天的工夫，就可以走完这段路程。

但现在，不仅他身有伤疾，灵钧、君天烈、商赤凤、韦雪衣，每人的伤势都要比他沉重十倍，除了灵钧还能勉强支撑之外，另外三人几乎连站立都难。

辛铁石知道，灵钧的伤势绝对是最重的，因为灵钧就是这样的人，永远如出石白云、湘水逐臣般空灵高华，片尘不染。

只要他还有一丝力气，他就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看到他软弱的一面。

这样的五个人，要怎样才能返回九华山庄？

辛铁石叹了口气，他伐了两截手腕粗的树枝，用剑削平了，再用青阳火炙去上面的细芒，然后削了几段坚韧的藤蔓，以两尺为度，扎在了两段树枝上，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架子。他一面制作，一面苦笑：

若是青阳真君知道自己的成名宝剑被他拿来削木炙芒，只怕会生气死。

藤条正好将架子分成五个格子，五个人每人站在一个格子里，双手扶住两边的树枝。若是有一人支撑不住了，也可扶住藤条，勉强支撑。灵钧沉吟着，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五人合力的最好的法子。

他这位二师弟，总是能找出唯一最好的办法来。

五人就吊在这个架子上，慢慢向前走着。

朝阳越来越烈，照出东天一片赤霞，也渐渐晒干了五人身上的血迹。

一时五人都是默默前行，谁都不说话。

突然，韦雪衣脚下踉跄，几乎摔倒在地，走在最后面的辛铁石急忙伸手将他扶住，架在了树枝上。

韦雪衣沉默着，辛铁石心中一阵怆然，不仅仅是因为那个独行天下的剑客竟落到了这步田地，更因为他们五人本亲如兄弟，但现在却连“谢谢”二字，都很难再出口了。

商赤凤没有回头，忽然道：“我记得四年前，师父初将本门要义授予我们之时，对我们训督甚严，终于有一天，我们忍不住了，跑到大师兄潜修的天涯阁中玩儿了半天，到了夜里，大家都怕师父责罚，不敢回山庄，赖在大师兄那里不回去。到了半夜，却见师父打了一盏灯笼寻了过来。他并没有说一句重话，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师父为了寻我们，几乎将整个九华山都跑遍了。”

他不再说话，辛铁石心中忽然泛起一阵愧意，他记得这件事，当时他一眼见到九华老人，就意识到这一点了，因为九华老人的衣角上全是尘土，灯笼里的油也几乎烧尽。

师恩深重，他却连斩了恩师两剑，其他的罪过都可撇清，只有这两剑，却是实实在在剑由他出，斩在九华老人身上，辛铁石忍不住落下泪来。

商赤凤冷冷道：“师恩如此深重，但有人竟然丧心病狂到连斩恩师两剑，而且恃武作叛，到现在都无一点悔悟！”

辛铁石心中又惭又痛，只好深深地低下头，不敢看商赤凤。

他做过的事，他不能，亦不忍不承认。尽管他有种种的理由。

商赤凤盯着他的目光越来越亮，也越来越冷。他见辛铁石并不回答，心中更恨，突然一掌重击在藤架上，怒道：“我宁愿死去，也不愿跟这种人待在一起！”他身上受了七禅蛊如此重的伤势，这一掌击下，登时连心都痛了起来。

但他绝不停留，又是一掌重重击下。

突然，一只手向他探了过来。商赤凤激愤之下，一掌正击在这只手上。



五人无一人不伤，这一掌中蕴涵的掌力虽微，但已无人能承受。

商赤凤大惊，就见灵钧缓缓将手抽回。这一掌将他手背上的伤疤绽开，鲜血淋漓。

商赤凤痛道：“大师兄……”

灵钧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沉默了片刻，缓缓道：“这只灯笼，后来我又见到过。藏了这个灯笼的人，在每次习武到又累又乏的时候，就拿出灯笼来看一眼，然后继续修习……我还知道，直至今日，此人都未将这个灯笼丢掉，一直带在身上。”他驻足，淡淡道：“你为什么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他幽暗的眸子盯在辛铁石的脸上，早就眇掉的双眸，又怎会见到这个灯笼，又怎会知道灯笼在辛铁石的身上？

辛铁石默默地从怀里掏出那个被压成扁平的灯笼。

灵钧缓缓道：“所以，当我冷静下来时，我也开始相信，二师弟并不是凶手。”

这一声“二师弟”几乎让辛铁石流下泪来！

灵钧：“我只想听二师弟亲口说一句，你是不是被冤枉的？”

四位兄弟一齐望向辛铁石。他们眼中有火热的希冀。辛铁石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只要他说一声“是”，他们便会水里火里跟他去，从此再不会怀疑。

他们曾亲如兄弟，曾生死与共，相依为命。

他们之间，本不应该有任何疑忌的。

辛铁石的手颤了起来，他忍不住大哭。这一刻，他死而无憾。

早已被风吹得透明的灯笼在他的手中颤抖着，灵钧等四人双目一齐湿润。

韦雪衣缓缓伸出手，向灯笼上触摸过去。他要触摸这残败的红影，正如触摸着他们五兄弟曾经度过的年少岁月。他们曾经无忧无虑，青春无忌，共同分享成长与梦想的岁月。

他们曾经发誓，以后要共同面对江湖的风雨，有什么艰难都一肩扛。他们本以为，那誓言将照耀他们的生命，正如这只残败的灯笼。众人的眸子中，都有盈盈的光闪动着。

突然，那只灯笼猛地裂成了碎片，化灰纷扬！

韦雪衣双眸陡然抬起，双目中已炸满了剑光，毒蛇般的剑光！

一人揶揄冷笑道：“我最看不起一群男人在一起哭哭啼啼的了。你们究竟是过什么人家？”

辛铁石抬头，就见金衣侯微笑着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上，他手中的银衣剑发出熠熠剑衣光芒，宛如天孙无缝之衣，飘散于九天之上，偶尔洒落凡间。

辛铁石拳头握起，怒道：“你……”

金衣侯挥了挥手中的剑，笑道：“我是不是说过，要你赶紧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但显然你并没有将我的话放在心上啊。”他站了起来，偌大的宝剑仿佛玩具一样在他的手上晃荡着。

金衣侯悠悠道：“这样不好玩，非常不好玩，因为我也是有尊严的，我非常讨厌不尊重别人的人，所以……你要受惩罚了！”他手一抖，银衣剑笔直竖了起来，跟着宛如奇花盛放一般，层层剑衣从宝剑上冲洒而出，恍惚之间形成了叠涌的剑波，向四周散了开来。

金衣侯突然一剑挥出，那剑衣就纵横挥舞成万千剑影，倏然向辛铁石冲了过去。

辛铁石脸色一变，他实在料不到会在这最恶劣之时遇到金衣侯，也实在料不到他竟然说打就打，丝毫机会也不给他。

但他却不想闪避。

尽管他重伤在身，几乎已无半点儿内力，但他却绝对不想闪避，因为金衣侯斩了他的灯笼！

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这个灯笼在他心中的地位，尤其是现在，当他已背叛恩师，背叛正道时。

这灯笼几乎是他心灵唯一的慰藉，是他相信自己还是个好人的唯一证据。

尽管这证据是那么的苍白。

青阳剑倏然撩起，向银衣剑上迎了过去。这半吊子的御风诀若是能挡住剑衣，那么金衣侯也就称不上是最强的杀手了。

就连辛铁石自己也知道，御风诀所运起的青阳剑的剑火，顶多能够冲破第三重剑中衣影，第四重就可以将他的剑势击溃，第五重便可封锁住他所有的动作，而第六重便可将他开膛破腹。而金衣侯的剑衣绵绵密密，看去绝非六七重而已，但他不怕。

哪知剑衣才与青阳剑相接，金衣侯剑势倏然翻转，剑意飞纵，倏然分成五剑，齐刷刷地将五人傍依的树枝斩断。

金衣侯淡淡道：“几个老男人绑在一起，相依为命么？你们打不过我，想恶心死我是不是？”

韦雪衣一声锐啸，怒道：“若非我身负重伤，你这等花哨的剑术还不够看！”

金衣侯笑道：“我的剑术本就不是让人看的。你若修习的是让人‘看’的剑术，那最好还是不要在我面前卖弄。”

韦雪衣冷然道：“剑术就是剑术，别人要比还是要看，哪里能管这么多？我自修习，还去分什么看的还是杀人的？”

金衣侯讶然道：“看不出你身上这么多洞，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的。不过看你受伤这么重，想必剑术好不到哪里去，多半是听别人说的吧？”

韦雪衣傲然道：“若我现在有一成内力，空手就可胜你！”

金衣侯哈哈大笑，他不信，他纵横江湖这么多年，还没败过几次呢！这少年看上去年纪也不大，凭着一成内力，空手胜他，那不是发疯了么？

韦雪衣冷然道：“你想不想试试？”

金衣侯慢慢点头，他的确非常想。习剑者都有剑之尊严，什么都可以退缩，就是用剑时不能退缩！

韦雪衣长叹道：“可惜我现在内息尽失，你就算想试，也试不了。你杀了我吧。”

金衣侯看着他，笑了：“你没有内息，我可以给你。你不知道我金衣侯修习过渡天藏日秘术么，你既然想要内力，那我就给你好了！”他手中银衣剑一指，猛将那万千剑衣化作一道炽烈的光影，一闪就没入了韦雪衣的丹田。

韦雪衣一声大叫，就觉那光影宛如雷霆一般，鞭射到身体的最深处。但随着这一鞭，他丹田中竟缓缓升起了一道热气，瞬间游走全身，那沉重的伤势竟为之一轻。

金衣侯笑道：“我们就来打个折，内力我只给你一成，但允许你用剑，只要你能挡住我一招，我就暂且放过你，如何？”

他长剑斜指，冷森森的光芒射向韦雪衣。

慢慢地，韦雪衣笑了：“九华山的人，说不用剑，就不用剑！我一定能胜你！”他的眸子盯住金衣侯，这眸子中竟似升起了一道漩涡，妖异地吸摄住金衣侯的眼神。

韦雪衣，究竟是雪衣，还是血衣？

是天下寂寞的雪，还是快意恩仇的血？

他的眸子盯着人的时候，仿佛是在审视着猎物，寻找着最好下剑的部位。他所有的一切，都只为一个字而存在：

杀！

这少年，本身就是一柄剑，一柄名剑。

金衣侯忽然发觉，他绝不能轻视这个人！

一瞬间，金衣侯忽然有些后悔给他一成的内力，但这后悔迅速燃烧起来，化作熊熊的战意，在金衣侯的心头燃烧。

他纵声笑道：“好！那我也不用剑！”他一甩手，银衣剑化作一道闪光，笔直冲天而起，倏然落到了他背后的剑鞘中。金衣侯就趁着这剑落之势，脚尖一点，整个人向韦雪衣撞了过去！

这就是他的风格，要打就打，绝不拖泥带水。一旦开打，就算对手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他也必将全力以赴！

韦雪衣一声大喝，眨眼间那股残余的力量被他尽数聚起，在手心漾起一道碧芒，向金衣侯斩去。

金衣侯脸色一变，讶然道：“掌剑？”他虽然心下微惊，但却丝毫不惧，长啸声中，炽烈的内力鼓涌到双掌，潮水般向韦雪衣冲了过去。

但韦雪衣这一掌的准头实在太差，这一掌不但没有击中金衣侯，简直离他身子还差了好大一截，竟然砰地一声击在了辛铁石的身上，将辛铁石击得着地滚了出去。

金衣侯哈哈大笑，双掌瞬间贴到了韦雪衣的胸前。

他已然得胜，他知道，韦雪衣绝对无法抵挡他这一掌！

但就在这瞬息之间，他忽感一股热浪宛如火山般猛然喷发，天塌地陷般自背后向他卷涌了过来。

金衣侯脸色一变，他想闪开，但韦雪衣竟然迎着他的掌势而前，双臂紧紧将他的双掌钳住！

金衣侯本就略高于韦雪衣，更何况此刻韦雪衣重伤在身，又岂能相抗？一运劲之下，韦雪衣的身子几欲裂开。

金衣侯微微冷笑，真气一振，韦雪衣一口鲜血喷出。但就是这片刻的耽搁，那丛烈火已然紧紧贴在了他的后脑上！

烈火并没有再前进，所以金衣侯也一动都不敢动。他的脸几乎贴在韦雪衣的脸上，韦雪衣笑了：“我没有用剑。”

金衣侯没说话。韦雪衣淡淡道：“你输了。”

金衣侯怒视着他，怒火几乎要将他吞掉。

韦雪衣悠然笑着。虽然他满脸都是血，满身都是血，但他的笑容仍然悠然而得意。这实在是胜者的微笑，他似乎天生就是要做胜者的。

金衣侯怒视着他的笑容，突然哈哈一笑，道：“的确是我输了，那么我就放过你们如何？虽然是我大意了，但你拼着性命不要，也要取胜的狠劲，

的确让我大为佩服。”

韦雪衣缓缓放开双手，冷冷道：“第一，这胜利是我们自己取得的，并不是你施舍的。第二，你若是不服，只管到九华山来，我打到你服气为止！”

金衣侯纵声大笑，笑声在天叶谷中回荡着，他突然拿出一件东西，摔在了辛铁石的面前。

那竟是一个人的头颅，临死前的惊怖还深深镂刻在他的脸上，淋漓的血迹已然干涸，看去狰狞无比。

金衣侯停止了大笑：“想杀你们的并不止我一个，而我恰好又不喜欢别人抢我的猎物，所以你们不必感谢我。”他望着谷外的微云，脸上有一丝向往，还有淡淡的落寞：“你听过我的习惯么？我要杀人之前，都会送他三个礼物，等礼物送完之时，若是他还不能说服我，那么他就会收到他自己的人头。这是我的第一件礼物。第二件在此！”

他的剑倏然就在手上，倏然就刺了出去，剑锋在触及辛铁石的瞬间停住，上面托了一个小小的盒子。

金衣侯悠然道：“听说过问心丹么？如果你问心无愧，那么这就是疗伤的无上圣药，如果你是大奸大恶之徒，那么它就会变成绝无法解救的毒药。请问问你的心，这究竟是解药还是毒药？”

那是一枚火红的丹药，火红得有些邪异。

金衣侯的眼神也有些邪异，嘲讽地看着辛铁石。这目光有些沉重，因为辛铁石知道，此时看着他的目光，绝不止金衣侯一人。

他的五位师兄弟，也同样都在看着他。

因为金衣侯的问心丹非常有名，几乎就跟他的人一样有名。

善良之人食之精神焕发，邪恶之人食之七窍流血。没有人知道问心丹是怎么炼制出来的，但它就是这么神奇。

纵横三湘的大寇过天云不相信，他死了。辣手无情的白衣秀士不信，他死了。霸气横天的九江龙王不信，他死了。但笑嘻嘻的灵童子却没有死，金衣侯用了三年的时间，查清楚杀了他母亲的，的确不是他，而是他母亲

自己。苦哈哈的苦头陀没有死，后来死的是他的孪生兄弟，一直用苦头陀名字招摇撞骗的人。但苦头陀却在他兄弟死的同时，出家做了真正的头陀，从此苦行善事，为他的兄弟赎罪。

问心丹，问的正是人心。

火红、邪异的问心丹。

辛铁石盯着它，仿佛燃烧的丹药也在盯着他，仿佛在冷笑着道：“你敢吃我么？你问心无愧么？”

辛铁石的心突然抖了起来。

他真的问心无愧么？

他伸出手去，握住了这颗丹药。

小小的问心丹，竟比一座山还要沉。

因为辛铁石始终都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了全江玉楼之义，刺师父这一剑，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也许问心丹是个好办法，可以帮他问一问自己的心。

辛铁石一咬牙，闭目将这颗丹药吞了下去。如火一般的问心丹，却极为冰冷，几乎将辛铁石的灵魂都冻住了。

是问心无愧，还是有愧？是生还是死？这抉择，竟然如此茫茫。

突然，金衣侯大笑道：“好！看来你若不是个好人，那就一定是奸邪入骨了。”

辛铁石睁开眼睛，金衣侯悠然道：“看来你不是善到问心无愧，就是恶到问心无愧了。那就轮到你们了。”他的手掌摊开，里面一片火红，罗列着四颗问心丹。

商赤凤怒道：“你什么意思？”

金衣侯笑了：“第一，韦雪衣已将我当成了敌人，所以你们是我的敌人。第二，辛铁石刺师成为我追杀的猎物，你们四人一心想杀自己的兄弟，难道不够资格成为我的猎物么？所以，你们也必须接受我的礼物。”随后逐个看了九华五子一眼，问道：“有意见么？”

韦雪衣、商赤凤等人竟然一时无言。

韦雪衣道：“我接受。”他抓过问心丹来，先吞了一颗，然后分给了另外三人，傲然笑道：“九华之人，是生是死都问心无愧！”

金衣侯大笑击掌道：“好！果然我没有看错人。那就等着我的第三件礼物吧！”他竟然不等看九华五子服药后是何反应，掉头就走。走到半路上，突然转头对韦雪衣道：“好好保重，九华……我一定会上的！”

然后他就不见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消失的，反正，他就是不见了，宛如消融在辉煌的日光里。

九华五子自然没事，相反，才不过半个时辰，他们就感觉真气宛如春蚕吐丝一般在丹田中凝结，虽然仍是极为微弱，但对比之前那空荡荡、毫无着力之处的感觉，已经好了很多。

只要问心无愧，这丹药就一定会成为救命的圣药。

五人站在朝阳之中，想着金衣侯方才的话，各自心中都诸味杂陈，一时都是无言。

辛铁石忽然道：“谢谢你。”他的目光投向的是韦雪衣。不仅是因为韦雪衣挑战金衣侯，更重要的是，在那生死相搏的一瞬间，韦雪衣将那一成内力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在金衣侯一时倏忽之下，他一剑得手。

这已是性命交托的信任。

韦雪衣道：“不必谢我，我看出了你手中的青阳剑，那是我们唯一的胜机。”伤痕累累的脸上，沁出了一丝笑容。

韦雪衣：“我也试着相信那只灯笼，二师兄。”

灵钧、君天烈、商赤凤的脸上都有一样的笑容，辛铁石忽然有了信心，就算有再多的敌人，再险的阴谋，他都不怕。因为他们兄弟又已结成了一条心。

那么九华山庄也就不远了。

幸好之后他们就没受到别的袭击，也许是出了天叶谷后，就已靠近九